

十字路口

●[苏]B·茨维特科夫等著

●苏联当代戏剧

目 次

以土地和太阳的名义·····	伊·德鲁采	1
情况就是这样·····	阿·哈赞诺夫	89
十字路口·····	B.茨维特科夫	127
剧作家和作品简介·····		155

伊·德魯采

以土地和太阳的名义

两幕正剧

人 物 表

霍里亚·米隆诺维奇·霍尔班——中学教员。

扎涅特——他的妻子。

父亲 } 扎涅特的双亲。
母亲 }

乙

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——法语教员。

尼古拉·特罗菲莫维奇·巴尔塔——中学校长。

阿加菲娅——他的妻子。

阿尔维拉大婶——中学里的清洁工。

部委会委员们。

卡普里扬村中学学生：

玛丽娅·莫斯卡卢。

维奥列塔·扎姆菲尔。

彼特鲁·弗拉比耶。

伊昂·斯库塔鲁。

来自后排的声音。

事情发生在当今摩尔达维亚的北方。

第 一 幕

—

〔初秋。正午。卡普里扬村中学。一层楼——教员办公室和校长室，二层楼——教室。学校里静悄悄。楼下老师们在屏息静气地等候着，而楼上，课桌被集中到一旁，在教室的正中央，校合唱队按声部排好队，合唱队的领导人在课桌上敲着指挥棒，要求绝对安静，接着他张开两臂等着。孩子们屏息静气。突然，在最不合时宜的当口，教员办公室里闯进来一个头戴新帽、衣着讲究的庞然大物。他仔细把大家扫视一遍之后，说：“你们好，同志们！”老师们的回答是朝椅子点了点头——表示，你坐下，可别打搅。可是他并不坐。他打开通向校长室的门，走了进去，把皮包往桌上一扔，摘下帽子，看了看，能往什么地方挂。当他发现办公室里一个挂钩都没有时，便想了想，打开自己那颇有容量的皮包，在里边掏了一阵，拿出一枚仔细包在纸里的钉子和一个同样仔细地、也是包在纸里的小锤子。转眼钉子钉好，帽子挂上，锤子藏了起来。接着，陌生人回到教

员办公室，坐下来，这才终于问道：“喂，同志们，请说说，你们在忙什么，过得好吗？……”老师们在庄重地等待中坐着。忽然，从远处山冈上的某个地方传来冗长的钟声。钟声响过之后，真的出现了无限的寂静，二楼上的合唱队唱了起来：

园中落叶飘零，
霜满天，
燕南飞，
再不见情侣舞翩跹。

〔当合唱队转到叠句的时候，陌生人在自己的膝上拍打了一下，并坚决宣布：“诺—诺—诺①！”〕

〔合唱队停唱。〕

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 对不起，我们可不理解您的这种果断行为……今天我们要在野营会上演出，眼看汽车就要来接我们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排练……

陌生人 这都很好。汽车会来，音乐会将在指定地点按原定时间举行，但是……但是，不要这个软绵绵的东西——尽是什么飘零啊，南飞啊……

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 不可能换别的节目了，我们必须

① “诺—诺—诺”是校长的口头禅，俄语里，这个字是“但是”的意思，它与英文的“不”、“不行”发音相同，这里是“不”、“不行”的意思。

拿这支歌开头……

陌生人 那有什么！拿别的歌开头嘛—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……

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 对不起，这是为什么呢？！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核心，是我们最好的一支歌，在去年的国际竞赛大会上，因为这支歌我们还得了……

陌生人 （打开窗户）亲爱的，请你们回头看一看，看看外边正在发生的事情！到处是尘土，除了尘土，还是尘土……这就意味着旱情严重，意味着荒年。我们——是个农业国，我们靠粮食——只有靠粮食活命。有粮食——就有一切，没有粮食——就没有一切。人们日以继夜不停地在地里劳动，在竭尽全力地拼搏，他们这就已经心情很不轻松了，还来个中学合唱队，用四部混声，唱什么，说是，葡萄园里落叶飘零和燕子南去……

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 对不起，您有点把歌词篡改了，这样对待民歌是不允许的……

陌生人 各种各样的民歌都有，为此我们才要在中学、大学里受教育，以便我们能听懂……

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 （忽然想起）对不起，可是，您自己又是个什么人呢？！说实在的，是谁给了您权利？……

陌生人 我是你们的新校长，而领导这所学校的权利是国家给我的。我叫——尼古拉·特罗菲莫维奇·巴尔塔，因此，如常言所说，请多垂爱和关照。

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 （在长时间停顿之后）好吧，根据

部里现有的指令，我们有义务关照您，至于垂爱的问题，那可就，如常言所说，人心不能命令……就是命令了，也可以不听。

尼古拉·特罗菲莫维奇 不要紧，情况逼紧了也就听了……无论是心、是肝、是脾——都得隶属于人的意志。你看印度教徒，据说，他们的胰腺都能听话！

二

〔深夜。学校里空荡荡，黑洞洞。教员办公室里个人在黑暗中摸索。他打亮了气体打火机，走进校长办公室，然后出来，登上二楼。他用打火机给自己照明，走进了教室。忽然，教室深处一个惊恐万状的姑娘大叫起来。〕

姑娘 站住！再往前一步——我就要喊了！

〔小伙子站住，想了想。〕

小伙子 那要是我走两步——你就喊两次？！

姑娘 两次。

小伙子 那要是我走三步呢？

姑娘 （有点疲倦了）三次……

小伙子 那要是我走四步、五步、十步呢？

姑娘 （在长时间停顿之后）现在已经晚了，应该从一开始就喊……您最好把火光打得更靠近你的脸，因为我有

必要把您记住，以后我可要在警察局里说说您的相貌……

小伙子 滑头。你最好还是说，你想弄清楚我长得好不好看……

姑娘 我一辈子都在向往。

小伙子 可是我看不见你，凭什么我要展览我自己呢？我们最好就这样在黑暗里坐会儿。

姑娘 （在长时间的停顿之后）您是谁？您想在我们学校里干什么？

小伙子 这就是另一番话题了。那就，让我们来认识一下？我是基什尼奥夫市的大学生，天生的好奇心，或者，最好还是说，挣点零用钱的必要性把我引到了这儿。我跟地志博物馆的考察团一起在这里。傍晚的时候我在一个花园里看见了从小喜爱的苹果，当我把苹果塞满我的背包的时候，我的考察团坐上大客车走了，我有了充分的自由，但是分文不名。好吧，不要紧，我用苹果充了饥，可是睡觉呢？真可谓，走投无路。不知为什么，你们这里没有储备过冬的干草，总不能在露天坐一夜吧，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这古老而亲切的中学——我想，得，就在课桌上蹭一夜吧，好在不久前我自己也还是坐这种课桌的中学生。吃苹果吗？

姑娘 吃。

小伙子 （走过去，请她吃）被人家摆在这里挺不是味，不过，从另一方面看，却获得了新环境，新感受。西方的

大资本家为了在新环境中体验新感受而耗资百万，可是在这里，这种东西往往就能白拣，这可实在是一种惊人的浪费。

姑娘 看样子您倒还挺聪明？

小伙子 不，这只不过是聪明一时，多半是因为在新相识面前的缘故。

姑娘 您就为了这酸苹果误了车？这种苹果在我们这里是为罐头厂种的，可不是生吃的。

小伙子 你知道吗，姑娘，我生在布科维纳，不喜欢吃妇女们爱吃的太甜的品种，小时候这种小酸果我们吃得太多了，我就愿意日夜不断地吃它！

姑娘 除了这些苹果，您在我们这里还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？是什么风把你们考察团吹到我们这地区来的？

小伙子 我可真没料到本地居民这么无知！在村庄旁边的山冈顶上就有一座古老的钟楼，是稀有的中世纪古迹。居然还问什么，这儿有什么东西能引起我们的兴趣！钟楼本身和这只声音这么浑厚清朗的钟就吸引了我们。

姑娘 您听我说，今天是您敲的钟吧？

小伙子 是我，怎么啦？……可能是，我影响你们学数学了？

姑娘 您可真妙，您简直是聪明绝顶！我们合唱队正好在练唱，按声部整好了队，老师敲着指挥棒要求安静，可就是安静不下来，老有点小动作，忽然响起了拖长的奇妙的钟声，一切都静止了，我们也就终于唱了起来……

本来好得很——只可惜啊，没让唱完。

小伙子 没让——是什么意思？

姑娘 来了个新校长，他说，歌子郁闷，年成不好，这个那个。我们是这么难过，在去参加音乐会的途中，在汽车上就大哭起来了。后来，在野营会上我们唱了歌，跳了舞，以为太平无事了，可是不，我回到家里整理了一下，洗了洗，上俱乐部看了电影，但是，即使哭一场，这支歌的第二节也还是不能使我平静，它，这没有唱完的第二节一个劲地在我身上埋怨、呻吟，于是我忽然明白，只要我不回到学校去，即使在没有合唱队，没有指挥的情况下，只要我不把它全部唱完，那我就摆脱不掉这支歌。

小伙子 好倔的脾气！就为了这，半夜三更到这儿来？

姑娘 那当然。

小伙子 已经唱完了？

姑娘 没有。

小伙子 那为什么？

姑娘 不知道。就是没有唱呗。我想是出于害怕。因为我，象所有的姑娘一样，不是很勇敢……

小伙子 嗯，这没什么了不起，现在我们是两个人，没什么可怕了，我们来两重唱，你在合唱队里是唱哪一部的？——唱第一部？

姑娘 第一部。

小伙子 好，那我就唱第二部，我们从头开始还是就从你们

被打断的地方开始？

姑娘 就在那个地方开始，就是从叠句开始。下面是第二节。

〔他们唱叠句，然后转到第二节：〕

春光催开铃兰花，
仙鹤归来映朝霞。
柳枝低垂情似醉，
暖风吹绿满天涯。

小伙子 （刚唱完就接着说）怎么，你们有许多人都唱得这么好吗？

姑娘 许多人都唱得这么好。

小伙子 你几年级了？十年级？

姑娘 十年级。

小伙子 毕了业——你就上我们学校吧，我们有一个出色的合唱队，我们，有时候，甚至胜过音乐学院的人……

姑娘 音乐学院的人，怎么——有这么了不起吗？

小伙子 什么了得起了不起的，反正这是他们谋生的饭碗，所谓未来的人民演员吧……

姑娘 （停顿之后）太谢谢您了，您瞧，我真是如释重负。和您待在一起真好，可是时间晚了，既然您这么盛情，那就请用您的打火机给我照个亮，要不然，我瞧不见门在哪一边……

小伙子 干吗这么着急？

姑娘 明天我们要去收葡萄，而我已经好几夜没有睡足，要是我今夜再不睡会儿，那明天我将成个什么工人了！

小伙子 问题既然这么尖锐，那好吧，我都可以送送你，虽然我不知道该把你往哪儿送……

姑娘 我本应请您到我们家去，可是，您自己也明白，一个姑娘把小伙子请到家里过夜，这件事人家看起来就有另一种意思了。不过我有个阿姨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，她是我一个非常近的近亲——走吧，我去叫醒她，我会把您安置得非常好……

小伙子 让你阿姨安安静静的睡吧，我也该上火车站搭早班车去了……

姑娘 好吧，那我们一起走吧。第一，我们是同路。第二，我给您从我们果园里摘点好苹果。怎么能老吃这种酸苹果！人应该吃他该吃的东西——我忘了这是哪位科学家说的了。

三

〔冬日。寒冷。暴风雪。扎涅特坐在炉子旁边，身边摆满了课本。母亲在生炉子，父亲翻着挂历。〕

母亲 炉子的火又呼呼响……大概天要冷了。

父亲 那怎么，有可能。严寒才刚刚开始，前面还有整整一

个二月份。昨天一整天烟囱里的烟尽在低处弥漫——我就想到，天准是要冷了。

母亲 但愿别冻坏了冬季作物。

父亲 我想不会，不至于……今天我碰到那些往地里送肥料的拖拉机手，我有意走到瘸子尼基特卡跟前问他：地里怎么样？据说盖满了雪，连山坡都不露地皮。

母亲 但是果园要遭殃了。这是真的！孩子们又要吃不着甜樱桃了。连着第三年了！

父亲 不，甜樱桃会平安过冬的，这核桃跟杏树——真的要遭殃……

母亲 过冬前，你又没有把小木瓜树裹起来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：拿干草或别的什么东西把小木瓜树给包起来——要不然，冬天一到，兔子就会把小树给咬出洞来的！你老是拖拖拉拉，拖拖拉拉……

父亲 不要紧，兔子——也是生灵，冬天它也不好受。这不，最近日尼娅读的书上说，在我们摩尔达维亚一平方公里有一百多人。在这一百人当中，起码有一半人一等下雪就会操起猎枪往田野里跑。五十支猎枪撒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——可怜的兔子还往哪儿跑啊？！记得我们小时候全村总共才一支猎枪，而兔子——有多少，在冬天的月夜里，我们，孩子们就长时间坐在窗前，看着它们在我们的果园里欢蹦乱跳。这些兔子每次二十只、三十只地来，它们在那里干的把戏——简直莫名其妙！可是现在，全摩尔达维亚也许就剩了三只，也许是

四只兔子，假如有一只可怜的、饥饿的、冻僵了的兔子偶然进了我的果园，而我还把小树用干草包上，这样做，我这为人不就更太差劲了吗？就让它们随便咬去吧，明年我能弄到别的……

扎涅特 您，怎么，连兔子也爱？

父亲 连兔子也爱。我喜欢它们的跑跑跳跳的样子。跃过沟壑，跳过山冈，一条白尾巴在庄稼地里隐现忽闪，不管是汽车还是飞机，从速度上，从美观上我都没法把它们与兔子的奔跑相提并论……

四

〔初夏。老单身汉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的家。到处是书和花。主人挽起袖子，在房间里收拾东西，并且专心致志到连门口出现了他的女学生都没有发现。〕

扎涅特 （容光焕发地）录取了，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，录取了！瞧，我刚刚收到!!!

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 （从她手里拿过通知单，并久久地研究它）奇怪，很奇怪……

扎涅特 （惊慌了）您认为，这是假的？您认为——我没有被录取？

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 喔，不是的，我想的不是那个……你被录取了——这是事实，这很好……他们还能不录

取你——我最好的女学生吗……人家讲的是书本上的语言，而你掌握的是活的法国话……

扎涅特 那么，是什么东西使您感到奇怪呢？……

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 我刚才在想，瞧，只要老光棍一拿起什么不很男性化的活，客人立刻就来了……几个星期也没有人来看看我，但只要我一和面或者一洗衣服，客人就已经在门口站着了……你们女同学尤其不让我安静——有些人，是的，还敲敲门，而有些人总想不敲门就这么往里直闯……

扎涅特 请原谅我，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……我也一时糊涂，没有敲门就乱闯，不过，我想，您会原谅我的……我真可谓满心高兴。

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 喔，不，我不是指你。再说，我完全没有分享你的快活的意思，尽管，象任何一个教员一样，自己的学生能上大学，我，当然，觉得高兴……

扎涅特 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，别这么说……我知道您过去爱我，现在您还继续爱我，您不可能不为我高兴……

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 你可给我找到了奥秘的麦加^①了，基什尼奥夫！我认为：既然去外地，那就应当去莫斯科，上国立莫斯科大学。要是不行——那可以上贝尔齐师范大学，它跟我们挨着，才二十公里路，教员丝毫也不差于基什尼奥夫大学……我原是培养你上莫斯

① 穆罕默德的诞生地，伊斯兰教徒朝圣的地方。

科的，结果，失败了。校长给了你一个四分，而得不到全优生的金质奖章你也就下不了决心去了。不过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们干吗都急着去基什尼奥夫呢？你就去贝尔齐吧。

扎涅特 平心而论，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，难道可以把尘土飞扬的小镇贝尔齐和漂亮的基什尼奥夫相比吗？

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 （沉思地）

基什尼奥夫多遥远，
骂你的话儿说不完……

扎涅特 第一，普希金写的不是今天的，而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基什尼奥夫。第二，当索菲娅·罗塔鲁唱“我的明亮的城市，象传说一样不朽……”的时候，难道您听着不为之赞叹吗。

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 你要知道，尽管索菲娅·罗塔鲁是个好歌手，但在对基什尼奥夫的态度上我跟她也可能不一样……不过，请你原谅我，我还没有浇完花，而花可不喜欢长时间的谈话。

扎涅特 该请您原谅我，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，我今天是少有的糊涂……这，是我要送给您作为临别纪念的礼物。（拿出一支包在湿破布里的新芽）

哈列特·瓦西利耶维奇 谢谢。不过……这是什么？

扎涅特 古巴藤萝。